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庚巳編 第二卷

○洞簫記 徐鑿字朝揖，長洲人，家東城下。為人美丰儀，好修飾，而尤善音律。雖居塵陌，雅有士人風度。弘治辛酉，年十九矣。其舅氏張鎮者，富人也，延鑿主解庫，以堂東小廂為之臥室。是歲七夕，月明如晝，鑿吹簫以自娛，入二鼓，擁衾榻上，嗚嗚未伏。忽聞異香酷烈，雙扉無故自開，有巨犬突入，項綴金鈴，繞室一周而去。鑿方訝之，聞庭中人語切切，有女郎攜梅花燈循階而上，分兩行，凡十六輩。最後一美人，年可十八九，瑤冠鳳履，文犀帶，著方錦紗袍，袖廣幾二尺，若世所圖宮妝之狀，而玉色瑩然，與月光交映，真天人也。諸侍女服飾略同，而形制差小，其貌亦非尋常所見。入門，各出籠中紅燭，插銀台上，一室朗然，四壁頓覺宏敞。鑿股栗不知所為。美人徐步就榻坐，引手入衾，撫鑿體殆遍。良久趨出，不交一言。諸侍女導從而去，香燭一時俱滅。鑿驚怪，志意惶惑者累日。越三夕，月色愈明，鑿將寢，又覺香氣非常，心念昨者佳麗，得無又至乎？逡巡間，侍女復擁美人來室中，羅設酒饌，若幾席桮架之屬，不見有攜之者，而無不畢具。美人南鄉坐，顧盼左右，光彩燁如也。使侍女喚鑿，鑿整衣冠起揖之，美人顧使坐其右。侍女捧玉杯進酒，酒味醇冽異常，而肴極精腆，水陸諸品，不可名狀。美人謂鑿曰：「卿莫疑訝，身非相禍者。與卿夙緣，應得諧合，雖不能大有補益，然能令卿資用無乏，飲食常可得，遠味珍錯，繡素絢錦，亦復都有，世間可欲之物，卿要即不難致，但憂卿福薄耳。」復親酌勸鑿，稍前促坐歡笑，辭致溫婉。鑿唯唯不能出一言，飲食而已。美人曰：「昨聽得簫聲，知卿興致非淺，身亦薄曉絲竹，願一聞之。」顧侍女取簫授鑿，吹罷，美人繼奏一曲，音調清越，鑿不能解也。且笑曰：「秦家女兒才吹得世間下俚調，如何解引得鳳凰來？令渠簫生在，應不羞為徐郎作奴。」逡巡遂去。越明夕，又至，飲酒闌，侍女報曰：「夜向深矣。」因拂榻促眠，美人低回微笑，良久，乃相攜登榻。帳幃茵藉，窮極瑰麗，非復鑿向時所眠也。鑿心念：「我試詐跌入地，觀其何為。」念方起，榻下已遍鋪錦褥，殆無隙地。美人解衣，獨著紅綃裹肚一事，相與就枕交會，已而流丹浹藉，宛轉恆難勝。鑿於斯時，情志飛蕩，顛倒若狂矣，然竟莫能一言。天且明，美人先起揭帳，侍女十餘奉匳沃盥。良久妝訖言別，謂鑿曰：「感時迫運，俛得相從，良非容易，從茲之後，歡好當復無間，卿舉一念，身即卻來，但憂卿此心，還易翻覆耳。且多言可畏，身此來，誠不欲令世間俗子輩得知，須卿牢為秘密。」已而遂去。鑿恍然自失，徘徊凝睇者久之。晝出，人覺其衣上香酷冽異常，多怪之者。自是每一舉念，則香驟發，美人輒來，來則攜酒相與歡宴，頻頻向鑿說天上事及諸仙人變化，其言奇妙，非世所聞。鑿心欲質問其居止所向，而相見輒訥於辭，乃書小札問之，終不答，曰：「卿得好婦，適意便足，何煩窮問！」問自言：「吾從九江來，聞蘇杭名郡多勝景，故爾暫游，此世中處處是吾家耳。」美人雖柔和自喜，而御下極嚴，諸侍女在左右，惴惴跪拜惟謹，使事鑿必如事己。一人以湯進，微偃蹇，輒摘其耳，使跪謝乃已。鑿時有所須，應心而至。一日出行，見道傍柑子，意甚欲之。及夕，美人袖出數百顆遺焉。市物有不得者，必為委曲，多方致之。鑿有佳布數端，或剪六尺藏焉，鑿方勤覓，美人來，語其處，令收之。解庫中失金首飾，美人指令於城西黃牛坊錢肆中尋之，盜者以易錢若干去矣。詰朝往訪焉，物宛然在，徑取以歸，主人者徒瞪目視而已。鑿嘗與人有爭，稍不勝，其人或無故僵仆，或以他事橫被折辱，美人輒告云：「奴輩無禮，已為卿報之矣。」如此往還數月，外間或微聞之。有愛鑿者疑其妖，勸使勿近，美人已知之，見鑿曰：「癡奴妄言，世寧有妖如我者乎？」鑿嘗以事出，微疾病邸中，美人款來坐於旁，時時會合如常。其眠處人甚多，了不覺也。數戒鑿曰：「勿輕向人道，恐不為卿福。」而鑿不能忍口，時復宣泄，傳聞浸廣，或潛相窺伺，美人始慍。會鑿母聞其事，使召鑿歸，謀為娶妻以絕之，鑿不能違。美人一夕見曰：「郎有外心矣，吾不敢復相從。」遂絕不復來。鑿雖念之，終莫能致也。至十一月望後，一日，鑿夜夢四卒來呼，過所居蕭家巷，立土地祠外，一卒入呼土神，神出，方巾白袍老人也，同行曰：「夫人召。」鑿隨之出胥門，履水而渡，到大第院，牆裡外喬木數百章，蔽翳天日。歷三重門，門盡朱漆獸環，金浮漚釘，有人守之。進到堂下，堂可高八九仞，階數十重，下有鶴屈頸臥焉，彩繡朱碧，上下煥映。小青衣遙見鑿，奔入報云：「薄情郎來矣。」堂內女兒捧香者、調鸚鵡者、弄琵琶者、歌者、舞者，不知幾輩，更迭從窗隙看鑿，亦有舊識相呼者、微詈罵者。俄聞佩聲冷然，香煙如雲，堂內遞相報云：「夫人來。」老人牽鑿使跪，窺簾中有大地爐燃獸炭，美人擁爐坐，自提箸挾火，時時長歎云：「我曾道渠無福，果不錯。」少時，聞呼捲簾，美人兒鑿數之曰：「卿大負心，昔語卿云何，而輒背之！今日相見愧未？」因歔泣下曰：「與卿本期始終，何圖乃爾。」諸姬左右侍者或進曰：「夫人無自苦，個兒郎無義，便當殺卻，何復云雲。」頤指群卒以大杖擊鑿，至八十，鑿呼曰：「夫人，吾誠負心，念嘗蒙顧覆，情分不薄，彼洞簫在，何無香火情耶！」美人因呼停杖曰：「實欲殺卿，感念疇昔，今賞卿死。」鑿起匍匐拜謝，因放出。老人仍送還，登橋失足，遂覺。兩股創甚，臥不能起。又五六夕，復見美人來，將鑿責之如前話，云：「卿自無福，非關身事。」既去創即差。後詣胥門，蹤跡其境，杳不可得，竟莫測為何等人也。予少聞鑿事，嘗面質之，得其首末如此，為之敘次，作《洞簫記》。

### ○普光伽藍

史鑿公甫與予家同居。未達時，與數友讀書城東普光寺。嘗晝假寐，恍惚若有呼之者，曰：「速起讀書，子御史也，努力自愛。」遂惺然寤，憶所見者類寺門伽藍，即往默祝曰：「他日得如神言，當令神像字一新。」自是每晨入暮歸，過必一揖。諸友相目笑之，鑿不恤也。遇朔望日，覘諸友俱出，獨攜一盞往祭，極冗不輟。弘治己未，鑿登進士，授今官，歸往設齋以謝，建小殿奉之。

### ○方學

無錫方學，少時豫選為諸生。其夜，夢一人持一桃一梨授之，曰：「二人之命，懸於君手。」覺而異焉，心識之。後領鄉書，弘治己未，會試禮部。時江陰士人徐經於主文者有夤緣，為華給事中昶所奏，下制獄驗問。華以學同鄉且素厚，援以為證，將引入廷鞠，道遇鄉人貢主事安甫遺以桃李各一，曰：「事之虛實，待君一言，彼二人之命，皆在君手矣。」學驟憶前夢，為之悚然。獨安甫所遺，而夢中為梨，似若少差，然亦神矣。學證獄事，人多知之，此不復列。

### ○七總管部使

成化間，蘇人張文寶者，有子壯年夭沒。他日，其友人有遇之於途者，忘其死也，拉歸家，升樓呼家人治具共飲。家人怪入門時無客，視樓上了無所見，而其主語言揖遜如對人者，驚而嘆之，遂不見，友乃悟其已死。又數日，以事出齊門，復遇之，謝曰：「君家何乃爾，吾豈禍君者，吾今在七總管部下，廟宇去此不遠，君能垂訪乎？」即與俱至廟中，入廡間一室，坐談久之。因告曰：「某所某家人有疾，彼多行禳謝無益也。」指堂上曰：「此正欠我家王翁一陌紙耳，君為語之，了此自無事矣。」友歸，往告其家，如言祭禱，即愈。七總管者，郡人姓金氏名元，七里俗所私祀。

### ○周岐鳳

周岐鳳，初名鳳，江陰之青陽人。性敏絕倫，身兼百藝，詩文筆札亦可觀。平生所服用皆自制，嘗與其僕各市一帽，既而曰：「吾帽竟與爾無別爾？」即瓜分之，僕有所知，少頃卻回，岐鳳已縷金縫而戴之矣，其巧捷類此。然陰險狡獪，挾邪術肆為姦淫，以故不齒於人。寓宿富家，與主人劇飲，就寢。主婦中夜輾轉不寐，若聞有相喚者，啟門欲出，遲回自疑，蹴其夫起，告其故，夫往覘之，岐鳳方裸體散發，跳躑為厭勝。執而痛箠之，幾死。郡守禱雨觀中，鳳岐著道服，髻負劍往謁，守罔識也，與之語，稍益狎蕩，俄擲其劍，躡而凌空以去。守大驚，謂真仙來也。岐鳳去，諸吏輩語以為笑。已而守微聞之，將捕執焉，則已逸矣。後客於新塘陸氏，陸氏兄弟曰季方、季圓。季圓死，季方析產不均，季圓妻何氏忿之。時大理卿熊概巡撫江南，大煽威虐，至江陰，何遂列季方不法事，迎訴於水次。概不受，何赴水，概乃受之。季方懼，以黃金十鎰托岐鳳入都營解，岐鳳浪費殆盡，陸氏竟被籍沒，恨入骨，詞連岐鳳。季方既伏法，岐鳳變姓名逃匿江湖，日無定居，御一舟，自奉極侈，食器皆以金為之。嘗

抵蘇，蘇人錢曄投以詩曰：「聞說多才惜未逢，年來何處覓行蹤。一身作客如張儉，四海何人是孔融？野市鶯花春對酒，河橋風雨夜推蓬。機心盡付東流水，回首家山一夢中。」岐鳳得詩大慟。後人都圖自直，竟病死邸中，劉主事珏買棺殯之。死後三吳間有召仙者，岐鳳至，詞翰多類其生平所為，言事往往奇中。一日，有詩云：「長安萬里月，杜陵三月春。一茗一爐香，清風來故人。」又云：「海外獨身游，風雲際會秋。我傳靈德去，仗劍鬼神愁。」書其後曰：「設茗與香誦此詩，吾即至。」後試之，信然。松江守私廨失金首飾，請仙問之，則大書四句云：「久旱逢甘雨，他鄉遇故知。洞房花燭夜，金榜掛名時。」求釋其意，不答。請書名，乃書曰：「周岐鳳。」守不悅，以為鬼語不足憑。間為一學官言之，對曰：「此世俗所言賦《四喜詩》耳。」守愕然曰：「吾家有小女奴，實名四喜，得無是乎？」執而訊之，物果為所竊，猶藏廨後灰堆中，乃悟前語。予之先曾大父亦與岐鳳交，然薄其為人，每來則置之別墅，不令至家也。

#### ○柴驛丞

吳江盛昶允高，景泰庚午舉鄉試北上，偕常熟章參議表大、理格兄弟及他同年二人，行達山東一驛，章等先至，昶獨後。驛丞柴某出迎，目睹人久之，問曰：「公等五人來，其一安在？」眾對曰：「在後且至。」丞又問曰：「彼非衣綠乎？」眾怪之，詰其所自知，丞曰：「予昨夜夢一白鬚老人云：『明日有五舉人至此，中一綠衣者是汝異日恩人，慎毋慢之。』予是以不無少望耳。」少選昶至，丞意甚喜，留五人宿，供帳極豐。親為昶執奴隸役，勤渠百端，眾竊笑之。及上京，昶竟擢第。尋以監察御史馬山東。至其地時，丞適被訟於巡按御史，下獄，當黜為民矣。昶因造謁，為之緩頰，不從。索獄詞至，手裂碎之，因取筆別為具案，盡書其罪。御史不得已聽之，丞遂得釋。恩人之夢，至是不誣矣。

#### ○羅江神祠

昶自御史謫官福之古田，尋以霽恩改知羅江縣。公署後有土地祠，前令所立，頗著靈異，令有事必禱焉，祭享無虛月，自昶蒞任不復然。一日，私廨失所畜雞，尋之乃在神前，舒翼伏地如被釘者。以問輿皂輩，皆言神以久不祭，故見譴耳。昶怒，至神祠斥數其神，因舉意欲毀之。是夜夢中見神來，謝罪懇曰：「予血食於此者累年，不敢為過。昨日雞被釘，乃鬼卒輩苦飢，故為之，非予敢然也。公幸憐之勿毀。」昶不許，明且遂撤去之。其前令者既秩滿，即留家於縣署後，夜夢神來訴乞立廟，詰之曰：「何不更訴新令？」神蹙額曰：「須公自為之耳，彼盛公威嚴，不敢乾也。」令乃即所民居旁建祠祀之。

#### ○戚編修

餘姚戚瀾，少時嘗得危疾，息已絕，逾時復甦。自言被人執至一官府，有貴人坐堂上，引見，問鄉里、姓名、年幾何，具以對。貴人曰：「非也，追誤矣。」顧吏令釋之，得出。還至中途遇雨，憩佛寺，步入一室中，滿地皆紗帽棺也，以手扳舉之不動。旁有人謂曰：「此非君物也，君所有者在此。」指一架令取之，隨手而得，視其內有字曰「七品」。後瀾果以進士終翰林編修。

#### ○臨江狐

臨江富人陳崇古，所居後有果園，委一人守之，販鬻利息皆由其手。其人年可四十許，頗修整，不類庸下人，獨居園中小屋間。一夕，有美姬來就之，自言能飲，索酒共酌，且求歡。其人疑之，扣其居止姓名，終不答，曰：「與君有夙緣，故相從，無問也。」遂與狎。自是每夜輒至，日久情密如伉儷，亦不復扣其所從來也。比舍人怪園中常有人語聲，窺見之，以告主人。主人為其費財也，召責之，其人初抵諱，因請主人覆視記識，曾無虧漏。更加研問，乃吐實，主亦任之。是夜姬來云：「而主謂吾誘汝財耶？」因從容言：「吾非禍君者，此世界內如吾者無慮千數，皆修仙道，吾事將就，特借君陽氣助耳。更幾日數足，吾亦不復留此，於君無損也。」他日來，劇飲沉醉，談謔益款，其人試挑之曰：「子於世間亦有畏乎？」姬以醉忘情，且恃交稔，無復防虞，直答曰：「吾無所畏。吾睡時則有光旋繞身畔，人欲不利於我者，一躡此光，吾已驚覺，終不能有所加也。所最惡者，人能遠立以口承其光而徐吸之，則彼得壽而吾禍矣。」其人唯唯。俟其去，目逆而送之，遙見其狼躑躅田中，往看姬寐正熟，有光照地如月，依言吸之，覺胸臆隱隱熱下，光盡斂，乃歸。明日復至其所，有老狐死焉。景泰中，盛允高蒞鹽課揚州，陳氏有商於揚者道其事，雲此人尚在，年九十餘矣。

#### ○果報

吳人盛侗行第九，平昔以智乾武斷鄉曲。有裡人於英者，妾與奴通，事泄，英殺奴，密令其家乾人常熟顧某載屍他所焚之。顧潛匿之城下，給英云：「已燒卻矣。」後顧復以事忤英，慮得禍，將發奴屍以脅之，謀於侗。侗以為奇貨，陽許之而微泄其事於英。英懼，致厚賂焉。授以計，殺顧，焚其屍，事秘莫能知者。後數年，侗與英俱感疾，英病昏恍惚，若有所見，因備述前事，言「今為顧某所訟，必與九老官人俱去。」兩人竟同日死。侗疾亟，連呼索馬，時所乘馬方縱牧鄰僧庵中，比侗氣絕，馬忽數躍而斃。英且死，呼家人曰：「九老官人去未？」答曰：「死矣。」乃曰：「如此，我亦當去。」遂瞑目。

#### ○雞變

辛未，予家一母雞已伏卵數過，忽冠赤尾長，能鼓翼高鳴，且與他牝相尾。未幾，家大疾病，蓋咎徵也。

#### ○劍池

虎丘劍池水清冽，雖經旱不少減。辛未十二月二十日，無故忽涸見底。八、九十老人云：「所未嘗聞也。」池不甚深，傍崖處露一洞，可容數人立，其中亦無所有，但累石數層。若橫板而已。